

萬 有 文 庫

第一第二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美國革命史

(七)

特勤味連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三

第二十一章 華盛頓礮臺 經過稷西 居民之受苦

戰事不久即移至新稷西內地；因英軍總司令不旋踵即已完成哈得孫河東岸之工作也。華盛頓爲預防所有可能之危局而採之辦法（註一）除重要之某點外皆屬巧妙，甚至可以謂爲無疵可摘。先是美國人民非常關心紐約州大水道哈得孫河之防禦計畫。距滿哈坦島之哈爾連姆北約四五英里於水流闊僅一英里之處，在一突出河上之懸崖上建築一座礮臺，稱爲華盛頓礮臺。對岸有李礮臺；在河之上游，於此兩礮臺之安全方面，美國當局又以不及安諾德之精力之精力收集一小艦隊而武裝之爲求進一步之安全，復橫貫河道而於兩礮臺之間設置一障礙物，而所有愛國志士皆挾驕矜與信任稱之爲『下沉之拒馬』。雖懷疑者皆謂華盛頓之工兵因畏難而不將此障礙物推至河流最急之處。十月六日三艘英艦冒礮臺所發猛烈而非全無效果之礮火順南風溯哈得孫河而上此三艦駛經此拒馬，駛過此拒馬，或繞此拒馬而駛，而皆不覺有此障礙物，迨抵上游時咄嗟

之間卽已破壞美國海軍之戰備。驅逐四五艘船隻與划船上岸而逮捕之；又沉一艘單桅帆船，內有一種巧妙之機關以炸英國艦隊者。發明人發明此種機關之時本擬此種機關在水中使用；而此種機關果沉入水中，且至今尙在水中焉。樂觀而又圓通之民族性屢使美國穩渡各種危機者認此種意外之事件爲未來勝利之朕兆。代表大會希望華盛頓將軍，今英國艦隊既已被誘至礮臺上方，務使其不能歸去，或使下游之船隻不能來援。其實無論事前事後豪爵士之各艦長未有一言提及往來哈得孫河上、下游時曾遇何種困難。軍官之不措意船帆略中數彈而船員死傷數人者，就其船之安全而論，盡可逍遙於哈得孫河如其逍遙於恆伯河（Humber）者然；且較無一良好之引水而穿越麥爾西河（Mercy）之沙岸尤爲安全也。

是故哈得孫河上美國兩礮臺之固守或放棄不必依海軍之理由決定；而應依陸軍之理由決定。格林將軍奉命守此兩地，而此兩地駐兵約五千人，其中之大部分皆在華盛頓礮臺。留此軍隊於滿哈坦島上，遇萬難抵抗之時殆無脫逃之希望，實美軍所冒之一種可畏之危險也。華盛頓山（華盛頓將軍有時稱華盛頓礮臺爲華盛頓山）並非一種類似魁伯克之礮臺，只有憑通常之包

圍始能佔領，或爲饑餓所迫始肯投降者。此乃一絕無掩護之工程，三面皆爲高地，而面積又小，數小時之礮火即使其無法支持。誠然，此一礮臺四周有一外方位置有一部分備有防禦工事，論性質又如此強固，豪將軍部下某軍官即謂此礮臺若由十千英人守護則全世界亦不能奪之焉。（註二）但此外方位置有一六英里以上之正面，鎮守此地之美國上校麥高（McCraw）只有萬人之四分之一之軍隊，且此項隊伍一方面不能任此工作，他方面又超於華盛頓所能抽調以滿足代表大會之命令，或保全代表大會之威信者。

列席非列得爾菲亞軍事會議之政客計畫是夏軍事行動之時即謂目的在於固守紐約城並拒英國艦隊駛入哈得孫河河口。今若退出華盛頓礮臺，則由彼等觀之，不啻承認其征戰最後完全失敗也。代表大會既欲固守此地，即以一種等於斷然命令之投票發表其意見，而此種命令格林方面固願遵守也。格林愛華盛頓礮臺，依其計算，英軍若欲有效封鎖華盛頓礮臺，則所費之兵士須兩倍於守此礮臺之美兵。（註三）且若不施包圍而斷然實行攻擊，則彼將熱烈歡迎之焉。蓋豪氏非唯一之將軍其戰略會因追憶班克山之往事而誤認華盛頓礮臺與班克山相似而蒙有害之影響者。

格林依舊幻想美兵躲於胸牆之後可不問所有情形與任何優勢而痛懲攻擊之英兵。據云格林以爲屠殺多數敵人後美兵可依次退入華盛頓礮臺之城砦；然後，若每人皆曾殺其敵人，彼等尙可安然渡過哈得孫河而堂堂正正與其主力軍會合焉。（註四）

此乃格林將軍之期望，而格林將軍之期望又如此熱烈；然而無論如何格林並非大陸軍隊之司令官。際此時機華盛頓理應不顧其軍事上之下屬與政治上之長官而遂行其自身之見解；而關於此類見解之性質則決無可疑。十一月八日總司令函告格林既不能阻英國艦隊溯河而上，而四圍土地又盡爲英軍所佔，保持滿哈坦島上之礮臺殊屬無益。「故吾以爲」（總司令續稱）「令兵士與軍需在華盛頓山冒險未免失策；但將軍既駐該地，將軍得審度情形而下令退出華盛頓山並收回發與麥高上校而令其固守此山之成命。」既已草此數行——而此數行表示格林而不自信——華盛頓卽赴北方訪問希斯將軍之防地並於西角附近相度新礮臺之地址。華盛頓留與格林將軍之命令乃便宜行事之命令（用其自身之形容字）（註五）而何人應負日後接踵而起之災禍之責任則論者不一致。關於此事吾人所敢斷言者，卽兩位良將共鑄大錯；而華盛頓本其平昔

之習慣遇事之用其名義爲之而爲之不盡如意者必欲負其責任焉。

十一月十五日豪氏遣其副將請美方放棄華盛頓砲臺；且告麥高上校一旦戰壕被奪則當勝利之初難保不自由使用刺刀。麥高卽答覆，而此種答覆華盛頓譽爲倔強之拒絕（註六）但覆文措詞之無禮過於對方來文之所刺激，且亦超於戰爭之結果所認爲正常者。美方司令解釋英國將軍仁慈而又合理之警告爲恐嚇美方英兵或將屠滅駐屯軍，故於訴說自身主張之正當後卽毅然宣稱將固守此土以俟陷於絕地焉。而其陷於絕地也爲期並不在遠。翌日中午，於清晨卽已開始之重砲掩護下英軍從各方面（西方除外）圍攻。在南方哈爾連姆方面則柏西爵士乘馬指揮所部作戰，而與美人之先鋒隊相遇，美人之先鋒隊孤立而無掩護，與其最近之援兵相隔兩英里。豪氏卽派三團步兵乘舟渡哈爾連姆河而入此兩英里中間地帶。第四十二團高地人首先登岸，卽於猛烈之砲火下攀登峻坂，而官佐士兵死者百人；擊退彼等當前之敵人；然後搜索山上下，而卽於後方攻柏西爵士之敵人，虜得敵兵不少。其中一人沈着鎮定，卽述自身於戎馬倉皇之間所見之一種狀況。『十支以上之槍口皆於四五十碼之距離內對準吾人發射；且有若干支於二十碼之距離內發射者。所

幸吾人並非吾人之幸福槍兵之目標。余觀彼等未嘗描準，而出現與射擊之時間相同。」（註七）

皇家兵士雖射擊不甚準確，然而到處挺進，求與敵人一決雌雄。馬修將軍（General Mathew）與康華理爵士率七營兵士乘平底船穿越哈爾連姆灣，於滿哈垣島東岸上陸，逐漸向內地壓迫，損折兵士，奪佔陣地。在礮臺北方戰爭非常劇烈；因此地省民人數較多而所據之地方又特宜於彼等之作戰方法也。尼佛森將軍（General Knyphausen）及其赫斯人由王橋率兩縱隊前進，涉極深之沼澤，攀沼澤後方之懸崖。有數處山勢非常陡峭，兵士不得不藉叢草之助而上。彼等行軍之時負荷甚重，而就德國步兵而論負荷確甚重。手溜彈兵之作戰也頭御高帽，帽前有一大銅板；身披長袍，背負一加侖之水筒，腰垂一柄大刀，而此大刀除屠忠良之農人之牘或豬外未殺其他。然而即在此重要壓迫之下，此次士兵並不缺乏尚武精神。將帥身先士卒，親手扯下籬笆；士兵絕不反顧，遇有機會即前進，即上攀。最後則獲勝而登於高山之巔，人數銳減；蓋在山麓與山巔之間死傷不下三百人云。（註八）

因叛兵作戰方法之關係，其損失（某軍官敘述）較敵人所損失者已甚多。叛兵分別躲於石

牆與漂石以及伐下以充障礙物之樹幹之後；彼等實行長距離射擊，而射擊又甚準確；且開槍後即迅速逃遁。反之，德人之射擊不及其三分之一而遇競走之時更不能追及敵人。（註九）雖然，省方哨兵無論逃走如何之速瞬即逃至盡頭。此時美人已由遠近各地受迫而全線向內地退卻。呼吸不舒，又復垂頭喪氣，彼等即奔入礮臺而哨聚於堡壘之後，而此堡壘遇英軍能推上單行溜彈礮時不過屠場之牆而已。此次戰事常開始之時有賴斯皮拆倫高地（Höhe of Spichern）之攀城攻擊；今則又具具體而微之色當（Solln）之觀。麥高上校，如其長官所應早日預料，不得不放棄殺開重圍之希望——縱未念及哈得孫河既深且闊，難望安全也。

此時美人除即刻無條件投降外別無他法。礮臺守兵——二千以上，三千以下——於羅爾（Rall）與豐洛斯堡（Von Lossberg）兩團部隊之間走出，放下其武器；且獻其白、黃與淺藍之旗幟。曩在長島之時，德人已奪得一而紅緞旗，繡有自由字樣者；而自由兩字由此輩大公爵、方伯與選帝侯之貴族用人觀之固最不宜於軍旗也。而勝利者此時於華盛頓礮臺見此新共和國之國旗時所表示之輕蔑此同一之兩團於六星期後地位互易而參加同一之典禮時必能憶之。豪氏非常慷

慨，卽以德國司令官之名名此礮臺，蓋此日之戰勝應歸功於該司令官所統率之士兵也。日後吾英所僱之外兵，每值獨立作戰之時，無不遭逢蹇運，故史家特意張大彼等此次佔領華盛頓礮臺之戰功，常彼等戰勝之消息傳至瓦爾得克與赫斯之卡塞爾時，該兩邦元首念及英國皇室未嘗妄費其金錢，無不自覺誠實。雖然，無論西德意志各小邦因德人戰勝美人，感覺何種歡欣，驕矜與滿意，在倫敦並不普遍，羅爾上校所得之光榮（倍克曾謂）不足以迷之，抑彼亦不知於英國殖民地內有一尼佛森礮臺有何可喜也。

除被俘以外，美人之損失有限。戰事了結後，巡視戰場之麥根上校只見美兵尸首數具。英人不欲——卽當大捷之時，亦絲毫不欲——見一場英勇之戰爭終具屠殺之要素。賓夕法尼亞某上尉於始戰之時，爲第四十二團高地人所俘者，發表一篇生動之文字，述十一月十六日以及後此數日之戰事。此乃英人喜讀之一篇紀事文。（註一〇）此乃戰爭開始以來，吾英軍隊首次得到之全勝，而所謂戰爭由彼等觀之，乃叛變也。軍事上之習慣早已確定，當歐洲正規軍作戰之時，無論勝負，誰屬雙方皆應維持仁慈而又和睦之關係；然而美國叛民亦有權利享受友好之待遇，與和善之慰勉之思。

想則甚新奇，且從來未經正式承認。關於此點吾英之軍官未奉何種特殊命令；人各遵循其個性之指示以採取行動；而結果則證明吾英部隊之中固有不少正確之情感與可敬之自制。賓夕法尼亞之俘虜初由一美貌之軍官看管。彼護之勿使受赫斯人用壞英語所發之詛咒，而彼自身且用蘇格蘭土語對之致友好之勸告。其言曰：『少年兵士乎！汝等不願與國王作戰。』『吾人之投降』（作者謂）『所引起之小騷動未終而高級英國軍官已策馬疾馳而至，狂呼曰：「虜得敵人乎！務盡殺之。」雖守兵此時絕無兇惡之相可以令人望而生畏而疑彼即將執行此項命令，吾則免冠言曰：「先生，吾願受先生保護。」其態度立即軟化。彼欠身答吾所致之敬意；經過一二句訊問之後，有似爲補救頃間所發之殺人命令即向礮臺疾馳而去，蓋已查明向礮臺進發之路也。』

此即英人之兇惡與難恕之程度也。當俘虜由一班守兵交與他班守兵之時，彼等有時亦聞哈之聲或不遜之言，而服裝漂亮之輕步兵之尉官見粗野而不整潔之民團軍官不禁發笑。但大體言之，俘虜皆受合理之禮貌與充實之仁慈。兵士不辭煩勞時以水飲之；當戰後貧乏之時，軍官且以其小份之糧食與俘虜共之；又當二輪手車由後方推至而食物充足之時，即將棹上所有檢一部分

送去最後奉命管理俘虜之人性格非常溫和而慷慨。中尉柏克得（此即其名也）自身彬彬有禮；因其桀範而左右之人亦皆彬彬有禮。（註一二）在其聽距範圍以內無人敢稱俘虜爲『叛徒』；若於談話之間必須區別戰鬪員，則中尉但謂『汝等兵士』與『吾人兵士』。當美人列陣於英國步兵之間而向紐約進發時，中尉言曰：『諸君且去。吾人皆兵士也。向右轉！開步走！』而彼即於隊旁步行半英里，貌甚歡悅。但行近紐約而旅程即將告終之時，彼等忽遇一羣自兵營前來之無恥婦女，而此一羣無恥之婦女皆彼等所奉之主義之熱心與暴亂之徒黨。伊等擠入俘虜之中，高呼誰爲華盛頓，且以穢語攻之，最後由一感覺可厭——而在當日情形之下必係坦白——之英國上校來救而逐去此一羣婦女焉。（註一二）

柏克得中尉語其俘虜深以其軍隊之窮苦，毛瑟槍之惡劣，以及各方設備之不全爲異，且謂在美軍服務之人必須有超人之勇氣始能於此類不利之狀況下作戰。但天下事比較而始分優劣；而華盛頓礮臺之守兵比較等大之省軍尙不類武裝隨意而衣衫襤褸之散兵。美國司令自承損失最有訓練與最有設備之團隊；一大部分之礮與若干最優之武器。華盛頓在哈得孫河對岸之李礮臺

目擊此種令人傷心之景象時，深自貶責（註一三）雖私心亦知咎不在彼。其所致代表大會之報告者，嘗藉口奉上官命令以自解，但於致其弟之私信中提及——非憤然，乃愀然——私人之寬抑。氏謂華盛頓礮臺陷落以前，始終希望戰事可以成功。苟非有此一次不幸之事，豪爵士（彼謂）恐無可報告，且將自覺難使英國人民贊成征服少數可憐之島嶼，因此類島嶼皆不能固守以敵一強國。其艦隊隨時可包圍之，而使之不能接近者。『吾茲鄭重申明』（華盛頓聲稱）『每年二萬鎊之獎勵金，不至誘吾爲吾茲之所爲；與最後喪失吾之性格；因處此類痛苦之狀況之下，作事不能盡如大衆之期望與吾之僱主之期望；因彼等不諒彼等自身之錯誤所引起之種種困難也。』（註一四）

每年兩萬鎊可使華盛頓富逾當日最富之美人，但此種獎品不能引誘華盛頓，因華盛頓（如彼自身於信中所述）但冀戰事結束而國家獲救之後，得享田園之樂而已。今則此和平之時期無期延長，且有重大之理由懷疑此和平之日期將終到否。華盛頓礮臺之陷落雖自身並非一種大禍，但乃使弱者趨於滅亡之途之一類災難之一也；而事之尤爲重大者，即擔任先鋒之一部分英軍乃

由一位將軍統率，而此一位將軍之性格較美人歷次所曾遇者尤爲高尚云。

康華理爵士乃英國最優秀之貴族。氏久於軍事上、外交上、政治上及高等行政上在各處爲國服務。至於彼是否特別聰明則乃一問題。彼自身畢生未嘗一加考慮，正猶其未嘗自問是否勇敢與誠實也。卽其國人亦未能明確斷定其才能是否優越而稀罕。但使康華理乃一經驗豐富之人，慎重而勤奮；功成不驕；遇變不亂；開明、容忍，而仁慈；輕視金錢而對於榮譽之外表絕不關心，彼等卽以爲足矣。（註一五）康華理卽傳說上對於羅馬盛日羅馬執政官所爲之假定者。於其長期生涯之中氏始則對當代，繼則對後人，表示一種古舊而專一之愛國心之良模。在上院內爵士卽極力反對所有對美課稅與威脅美人之計畫；但當美人揭竿起義而彼奉召赴美作戰之時，康華理又以爲身爲軍人不應抗命。若常喀勒敦擔任加拿大總督之時，康華理擔任新英格蘭總督，則或無美洲亂事。又若戰爭發生之後，擔任總司令者爲康華理而非威廉豪與克林敦，則英軍之戰略不至如此濡滯與散漫亦屬實情。魄力與冒險精神爲康氏日後兩度在卡羅來那征戰之特徵者足以挽回吾英將略垂死之信用；而軍事家至今仍可從康華理與格林兩方挾充分之能力計畫而秉勇敢之堅持推行之相

互軍事行動求得有價值之教訓焉。

美洲戰爭中英國最大之不幸將永與康華理爵士之遺名牽聯。但當約克唐陷落時，陷落之責任不屬於投降之將軍，而屬於不能增援之紐約總司令與海軍大臣。蓋海軍大臣調度不善，遂使吾英艦隊當英帝國之命運於此時此地搖搖欲墮之時完全瓦解也。在下院內幸賴極小之多數桑德威克爵士始得打消他人所提調查一七八一年海軍部行政之議案；若此案竟獲通過則必繼以彈劾可無疑也。但國會不欲質問康華理爵士；且各黨皆希望儘速起用（註一六）不久即強其擔任吾英東方殖民地之總督焉。而爵士即於該處佔重要之位置；且（雖其內部政策之若干點受人嚴厲之質問）其公正與公共精神則使印度政府具有一種高尚之品質，而此高尚之品質印政府保持不墮，人足爲英國名譽之光焉。一七九八年康華理戡平愛爾蘭叛亂，且阻法人侵略愛爾蘭。乘一種獨特之勇氣與一種無人敢於行使之權力，康華理絕不贊成而且大行減少該島大黨所要求與實行之嚴厲手段。日後身爲英國駐法大使之時又磋議亞眠和平條約（Peace of Amiens）最後年老體弱，猶應國家之需要與使喚而趁船趕往印度以就死焉。

一七七六年十一月康華理爵士之心力與身力兩俱強盛。利涅親王 (Prince of Ligne) 生平之理解戰爭一如理解人類，即常主張血氣不復增加時則兵士已非盛年之兵士。『吾知』（此不妥協之宿將有言）『愛好榮華與忠於職守在人類一生之中可使人類超於彼等自身之上；但此類可嘉之動機不能代替愛好冒險與疲勞，而愛好冒險與疲勞則由少年熱血之循環而生。常吾聞某軍官乃一光榮與忠實之人時，吾即謂吾願聞此言，但使『其人着魔』』（註一七）當康華理奉豪將軍之命乘佔領華盛頓砲臺之餘威而跟蹤追擊之時即具有此不可少而名稱古怪之資格也。日後出征賣索爾 (Mysoore) 時有同盟軍將官數人相隨，各統率其隊伍，但戰時非皆身先士卒。此輩要人訴稱總督有如水溜彈兵躬冒砲火。當侵入稷西之時（此時並非總督，在將校名單上僅係少將，（註一八）而年已三十八矣）康華理向不遠離其先鋒隊之後方。密令六千名英兵與德兵於王橋上方渡哈得孫河。十一月二十日，豪爵士所借之一羣水手，欣然曳砲越半英里之小石路而樹一砲壘於俯瞰李礮臺與附近營地之懸崖之巔。此次突襲可謂完備。康華理努力推進以奪哈肯薩克河上之水路，水路被奪則將困二千名省兵於一長十五英里而闊不及三英里之半島；在半島之他方

則唯一退卻之方法卽渡過英國戰艦所遊弋之水道。此乃格林及其上校所能設法以撤退其團隊，其軍火與兩門十二磅礮者。彼等委棄三十二門裝於礮臺上之大礮，一千桶麥粉，不久卽感損失此一千桶之麥粉；許多天幕與行李；連同軍譽以及最近振作省軍之愉快與信任焉。

凡茲累次之打擊乃施諸散漫而不能抗其威力之一種組織。革命軍此時卽將瓦解。華盛頓名義上之兵力不及四千。（註一九）十二星期以來所部被俘者約有五千人；而營內已甚流行之逃亡今則有似瘟疫到處蔓延。據云部隊之瓦解有似夏季冰雪之消溶；然而此種暗喻用以比譬當日慘淡不歡之局勢者猶嫌過於溫和。因冬季正在開始；軍隊缺乏天幕與毯；而格林之兵士當逃出李礮臺時僅攜去毛瑟槍。民團此時尤其思家，卽乘黑夜成羣逃走。其猶有良心而不欲暗中逃走者每念自身只須再行服務十日便可歸家精神亦爲爽然，且宣稱一俟期滿卽全體脫離。甚至大陸軍隊之正規兵亦開始計算自身尙須服務若干星期，然後其所訂立之合同卽已滿期，而此身可以自由。一度人數甚多之華氏隊伍之一部殘餘此時在哈肯薩克四周，爲況非常可憐；與供給根據地隔絕，又無掘壕之工具，而大礮又少。無論何時英人整隊而來，則美人萬無不敗之理；一旦旣敗則將向南而困